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集傳

魯少皞之墟

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郊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

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

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

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

在海州朐山縣

西北一百里

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

孔氏穎達曰史

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就封卒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

今襲慶東

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

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

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竝隸山東。

成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

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

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

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穎達曰。禮運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

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

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

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

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

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王氏炎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

樂。此頌之變也。○嚴氏粲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稱美頌禱之辭。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

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爲僖公之詩。

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

其體固列國之風。

孔氏穎達曰。名雖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粹中

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

斷句。實國風之流耳。

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

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况夫

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

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著於篇

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

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

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

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

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

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

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

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

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禮，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此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此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廁商周，是猶秦穆之誓，土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

駟

古榮

牡馬

叶滿

在

古榮

之野

叶上

薄言駟

者叶章有驕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傳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張大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

外謂之垆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

時則自驪馬白跨曰驪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驪黑色也肥健耳郭璞云跨髀閒也然則跨者所

跨據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黃而純黑曰驪孔氏穎達

之處雜白者名為皇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成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駢曰黃孔氏穎達曰駢

者赤色謂黃彭彭盛貌毛氏萇曰有思無疆言其思之

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朱氏公

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騷牝三千亦此意也劉氏

瑾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騷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駒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

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爲不可偏舉故舉其

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駟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就馬政修舉言。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有騅。

符悲反有騅有騏以車伾伾。符不反思無期。思馬斯

才。叶前西反

集傳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

孔氏穎達曰：雜毛是體，有立種之色相閒雜。上云黃白曰

皇黃駢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駟孔

穎達曰郭璞曰赤黃曰駢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牲

今之桃華馬也用駢是駢為純赤言赤黃者

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上云黃駢曰黃青黑曰駢孔

是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是赤而微黃

穎達曰駢者黑色之名蒼駢曰

駢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伍伍有力也無期猶無

疆也才材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伍伍有力○張氏耒曰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臧者

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

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傳言駟者有驪徒河有

駱有駟

音雷

有雒以車繹繹

叶弋灼反

思無數

叶弋灼反

思馬

斯作

集解

賦也。青驪驎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

錢驄也。

許氏慎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

白馬黑鬣曰駱。

孔氏穎達曰。鬣謂馬之駿也。

赤身黑鬣曰駟。

孔氏穎達曰。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

黑身白

鬣曰雒。繹繹不絕貌。

黃氏一正曰。繹繹連屬貌。言其馬之善走也。

數厭也。作

奮起也。

何氏楷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

音遐叶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

毛曰駟。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駟戶晏

反曰驪。豪在駟而白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駟駟駟也。郭璞曰。駟。脚脰。然則駟者。膝下之

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羅氏願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欲若目小而多白。

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祛祛彊健也。徂行也。何氏楷曰。以病故其序尤在後。駕給使之車。

可以策逐而行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

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

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

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

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王氏安石曰。思無邪。

一出於正。○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爲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

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梁氏益曰。左襄二十八年。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爲義。斷取其一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僖公之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

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爲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培克苛斂以致之者也。○